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紀插酋戊辰入大同塞犯雲中略

未數月
奴屠遵

昭良固其交
合之久矣

插酋虎墩兔憨者元孽小王子後土蠻之孫也
插漢其所居地名胡元嫡派故稱憨

世廟以前如宣大之俺答陝西之吉囊薊遼之
朵顏三衛建州諸夷皆納貢惟謹自土蠻失利
於薊鎮之傍水崖遠遁諸夷亦停其貢延二世
至虎酋復振款賞於薊遼之間奴酋發難數要
挾增市賞擄掠無厭不獲已聊糜以款未幾驟

逐諸夷鳩居朶顏巢穴焚巢西向蠶食白言諸
部落吞卜石兔諸板升崇禎元年戊辰三四五
月間擁衆講賞於宣鎮邊外愿甚奢給之使詣
陽和講誓初犯殺胡叅將孟吉以計退去五月
統衆至新平堡市口夷使通官絡繹往復講賞
撫馭稍疎拆邊牆焚市樓十一日夷日打兒漢
那言宰生等百餘騎至堡要挾酋目貴英虎酋
女兀浪哈丈之塔狡猾善用兵將方裕崑等邀
殺之兵繇得勝路犯搶復于弘賜鎮川等堡拆

牆擁衆入界忽報虜至孤店離城三十里矣急
爲收保倚北關爲營設火砲列塘馬干關外賊
衆布滿鎮城英妻兀浪哈文主之其大營約五
六萬扎干城東海子灘則虎酋親統也縣令王
公主守南關城南關宗室生員耆民力共保守
虜薄城下代藩傳令郡王宗室與鄉紳生員耆
民詣北城勸勿浪戰自廿九日至初三日賊遂
滿載歸矣此際正好尾後追擊而喇嘛奉軍門
令箭來鎮講和無敗乃款局又差通使送擄去

老弱男婦四百餘名口詐令開東門而入薛同
知陳都司閉門不開賊忿恨繇北關草場送入
而乘機闖門之計遂破令拏獲奸細二十餘人
更令闔城門懸一燈人執一刃把守街巷輝煌
達旦號令嚴肅布置森密披堅執銳徹夜警察
四門激勸宗室生員終夜分守門禁更番登城
懸重賞募勇士放砲驚營而虜始移營出塞至
四日賊始盡驅出口諸路將如陽和如左衛如
西路駐兵中途遙偵虜去攬轡徐臨可恥也夫

計所冊報殺歿者二千一十名口擄去併帶傷者一千六十名口頭畜牛羊以數萬計其有屍無名寄住行道之遊魂尤在數外六十年休養生息之黎民戕殺幾空痛哉

紀挿賞

挿首聯數萬之衆出沒我西北一帶延袤數千里挾我以不得不賞之勢此是個題目借此啓釁不與則釁起與之而不滿其願則釁亦起與之滿其願今番卽去後番又來或以一口受餌而以一口行捨責之則陽爲服謝以塞我不責則大舉以擾我虜無所不利我無所不害豈長久之計哉

自奴酋發難兩河潰敗之後僅以鬪寧登津爲

惡猶幸昌薊宣雲于無事故十年之內不難殫
四海之力而趨赴之今有素所撫爲助兵殺奴
之虎慙兔一旦拔巢而西闖驅逐哈卜二酋而
奪其在牧且要賞乃入指之別名橫肆要賞雲中大被擄掠以致沿
邊乘機竊發如永寧堡之戕戮四海治之馳騁
距陵京僅咫尺耳故挿虜之志侈于奴謀狡
於奴勢大于奴入犯之途又廣寬于奴况奴又
糾合三衛東不的等西剿挿漢兒爲名似又置
關寧于不顧直窺薊門諸隘口徑路矣故宣雲

昌蘄在在戒嚴處處當防卽內如三關之重險
畿輔之勤王禁軍之振飭亦何者而不宜亟講
且備也不然徒以許大戎索專付于不可憑信
之喇嘛老憊不堪之夷鎮萬一犬羊無厭嚮導
多方宣雲乘破竹之勢京後入無人之境天下
事尚忍言之乎

插頰與兀慎同牧而搶鎮靜臺宣府茂茂矣卜
永遠遁插在豐州未嘗一刻忘宣雲

插不渡黃河不繇套地直從賀蘭山後入寧夏

依然俺答行徑而其念總貪宣大直借講賞進
兵耳

督師王象乾奏插酋虎墩兔與卜石兔白彥台
吉皆小王子之後也

穆宗皇祖全活孽孫漢那吉之恩款關內附

皇祖封爲順義王 賜之金印兄弟子姪各有

封號歲費撫賞金繒數十餘萬六十年來塞上
民物阜安商賈輻輳無異中原插酋斃卜哈之
厚富每歲開市插酋部夷賣馬買貨而卜哈酋

夷或勒其價而收之轉賣以取厚值或要之途
而殺奪其財貨又黃台吉以來絕其例貢新仇
舊恨插酋遂誘劫八部大酋擁兵掩襲二酋望
風逃遁部落牲畜一空且犯我雲中其志益肆
今按兵塞外意在要求惟有聯諸夷以制插酋
收士心以脩內備觀變相機而卜酋兵力原弱
借兵套虜徒有其聲白彥巢穴去插酋最近受
禍獨慘僅有千人時窮事迫遂欲結奴酋以自
全其弟姪津哈兔等又共詆毀之白酋悔恨以

然則哈喇慎三部假在若存若亡之間朵顏三
十六家無所依附恐其不無颺去之思其部雖
微所關于薊門利害最大則收卜哈兔等聯合
朵顏諸屬夷以固我薊東藩籬不可不急圖也
邊外諸夷惟永邵卜兵力最強倘其果來則二
酋猶可借爲犄角按督臣再出山遙度疏也而
明讓出路與奴酋其故未經指破

紀卜插

卜禽襲先世之忠順其志無他插禽逞狼子之
野心行險徼倖始卜爲插敗非插之強勝于卜
也插攻卜之不意也今插爲卜敗非卜之倖勝
于插也卜窺插之無術也我當以雄帥精兵爲
卜聲援那給金帛助卜犒賞使插畏卜之威而
遠遁遐荒使卜懷我之德而益效忠順庶上谷
雲中鞏若金湯矣

· 保封疆保性命二大戒

疆吏大戒有二一曰信款虜一曰信喇嘛插酋以喇嘛止炮幾喪大同奴酋以喇嘛騙和幾陷寧遠 國初遣僧人諭日本選擇而使亦覆載之弘也豈若今日反爲所愚弄恬不知恥哉奴酋以款誘我自萬曆來無歲不然甚至以愛子入質督撫上其事而

神廟毅然不許萬古仰

聖斷焉於此二者一失足成千古恨矣

紀宣雲秦晉

插之要我嘗我忽而搶忽而講倏而東倏而西者實欺我邊兵之不足也邊人膽原敢戰力原能守儘屬可用但五十年來謬習於款上下相矜日延一日士馬不練器械不整一旦于戊辰之夏插帳西移邊臣奔皇無措耳若民運京運按月給發缺欠者以漸補之使真清真廉之官汰老弱而嚴加訓練啼饑餓束腹者盡爲投石超距矣何必以有限金錢買目前小款哉

紀秦晉流寇

秦晉流寇原係饑軍餓卒使九邊錢糧皆按月給發有賞之不竊者誰肯甘心爲盜哉盜起於饑寒何如早以軍餉還軍餉生靈還生靈禦夷弭寇悉以足食爲本不大爲更張將來有不忍言者

紀秦寇

秦之邊有三秦之盜有二其邊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甘肅古河西四郡也漢人開之以斷匈

奴右臂斗絕孤懸四面皆虜在東北則有銀定
反成諸酋在西南則有火落赤永邵卜滿官真
諸酋雖時肆跳梁而山丹石峽一帶扼要據險
未遽爲邊郵大患唯是永火諸酋盤據海上族
類日蕃控弦可四萬餘衆每每藉口搶番陰謀
據掠我兵至則伏首觀望我兵不至則任意橫
行猝有變動恐河以西非中國有也所幸該鎮
軍丁素稱敢戰而今亦非其舊已前此田中丞
一意爲邊大賞小賞三軍之士以殺賊爲養身

之業近因速賞格廢而轉効按驗反成弊數打
點扣留之餘僅得十有餘金唯是速給賞賜作
敢戰之氣力絕假道杜搶番之路庶西北半臂
可安枕矣寧夏古朔方地也東起鹽池西盡中
衛北倚賀蘭南距黃河虜患較他鎮爲緩自俺
荅哈迎佛西牧遺虜結聚河套則寇在門庭矣
自松疆恢復驅逐賓宰諸酋逃牧賀蘭一帶則
寇在堂奧矣自劉哮變後東西諸酋無日不開
帑無日不挾賞則寇在腹心矣兵日驕而虜日

橫款虜與降虜內外通同莫敢禁禦卽如該鎮
近日興復屯田似亦修內之一端乃議事者多
任事者少始猶等之築舍今且付之餼羊矣延
綏古上郡地也襟帶千里獨當一面虜輕騎入
掠鎮兵出禦每每不及而返余子俊建議徙鎮
榆林內地稍安自己巳失守火篩據套之後榆
林又肩背受敵神木迤東逼近黃河大舉較難
神木迤西直至石澇乾溝一帶環遶千五百里
堞堡傾頽在在可犯我雖與虜言款而時時搗

巢虜雖與我約和而歲歲入犯死亡之數既已相當勝敗之形亦復互見但該鎮與他鎮不同鎮城遠處于不毛一望沙漠既難屯田又無他產三軍所賴以爲養者唯此月糧耳近緣遼左失守司農專力于東以至月糧不繼屈指三十餘月平居尚思鼓譟有事能不脫巾乎唯是先足餉以固根本然後徐而議修葺徐而議扼據榆林始可長保無事矣其盜曰流賊曰礦徒礦徒善擊刺倚山谷納亡命橫行無忌隴右一帶

居民行旅往往兩受其患今雖議防禦然而道旁置喙苦無成謀有謂宜添官兵以防礦者而不知國敝民貧餉從何出有謂宜招礦徒以禦礦者而不知揖虎拒狼其憂方大盍思礦徒因開礦而有也今礦禁久矣胡以礦徒猶聚良由礦之爲害大礦之收利亦大守土者欲專利于已不顧移害于國唯是嚴禁礦之法私開礦與私通夷人者同刑受其賄者以贓抵罪礦止而礦徒自止至于流賊播惡莫此爲甚前僅一二

見告旋發旋滅茲因全秦饑饉處處騷動動稱數千餘人猖獗于南殃及鄰封西鄉石泉一帶經年被害近且殺守禦矣蹂躪于北自雒川白水以及渭陽諸郡地之險易不一害之淺深各異始猶行劫于山林無人之境近且下平原攻城守無所不至說者謂逃軍作寇回番流毒不知民窮思亂勢有必至初因饑寒切而流爲盜賊繼因盜賊久而沿爲弓冶于是秋冬而出春夏而歸歲歲皆然視爲常事嚴選守令招募逃

亡寬其科條令彼有生路勸其農桑令彼有恒業然後議舉保甲之政參以連坐之法一牌十家其人數可得而知其職業可得而問矣

紀三秦流賊

流賊如暴風驟雨來去不時惟延安之賊天生奇窮如附骨癰疽去之不得但求不潰裂幸矣加以連年旱魃饑饉薦臻各處窮民東還逃兵此噪彼應五合六聚流而爲賊有四大夥其一爲上天虎掃地王五六千人其一黃甫胡橋等

蟠踞多年黃甫近已勦撫胡橋尚且伏莽其一
橫天王點燈子趙四兒等六七千人其一回表
逃兵及合水安化等處饑民衆至二三千人軍
門撫鎮前後勦散屢有捷音不過千百中之十
一耳誅之可勝誅耶

秦東北與山西界連自黃甫川而起西至臨鞏
邊牆有磚墩有土墩每墩設軍五名有屬守備
管理者有屬操守管理者一索常例遂爲弛備
每墩止有一人守者甚至以婦人守者况邊沙

堆積與邊牆相平是以零虜時常出沒搶掠近
牆孤客虜去方傳烽砲及追兵到時虜騎已逾
牆矣而又邀趕退之功惟在痛黜剋剝務足原
額之數晝夜瞭守俾零賊不敢私越

秦中東路有潼關之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
二班遞年輪流在干黃甫川修工中路有西安
班軍二千餘名亦分爲二班在干榆林等處修
工西路有西安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二班
在干定邊等處修工又西有西安四衛班軍六

千餘名分爲二班在于寧夏花馬池靈州平虜城等處修工每歲四月赴邊十月回衛每班約有五千八百餘名赴邊之日每名日支行糧一升共糧約有千餘石及修工之時每名日支糧一升五合以月計之約有二千六百餘石以六箇月計之該糧一萬五千餘石每名月支鹽菜銀九分每月約費四百八十兩有奇六箇月共計銀二千七百兩有奇費甚夥已今邊方各堡之軍有三十月無糧者宜將各處班軍免其赴

邊卽將各堡軍丁支班軍之糧米鹽菜銀兩令其扒除邊沙修工邊堡亦甚便也且往例班軍不赴邊者每名徵班價銀一兩二錢以五千八百餘名每年可徵價銀六千九百餘兩借爲堡軍之用又節省往返行糧之費其下班之軍在省操練不兩便乎

盜賊有各邊沙汰家丁聚而爲盜者有鄉囉携妻孥晝則菴廟炊食夜爲盜者二種今在秦州同官等縣至有數百人結聚在于各鎮店搶奪

南有白龍溝北有黃龍山首宿溝莫天溝等處
實藏盜淵藪自申報者反坐受禍因而不敢報
也務使保甲挨家查訪隱匿併坐而山間住居
老戶尤爲喫緊然後捕官勤操練民兵教習武
藝一遇報盜卽時隨捕再在省請兵追擊彼雖
強悍何能逃遁也哉

西安有左右前後四衛每衛有左右中前後五
千戶所每所有上五下五十百戶其每所屯糧
而千戶所總徵收之積議節年收花戶之糧而

入已其交納倉者不過十之三四而已侵漁者
開載拖欠項下經年解比百計彌縫每每待
赦而望蠲免是以倉庾空虛盡歸積棍之囊宜
令其十百尸而分徵本百戶之糧數亦少而完
者亦早以速完者薦獎之拖欠者降黜之雖至
愚之弁孰不自愛其鼎乎不徒西安爲然延平
鳳漢諸郡各令分徵積弊可除而倉庾充盈矣

紀中原盜黨

曩者山東有盜聚嶧山屠鄒滕焚夏鎮攻兗府

攻徐州業經掃蕩之矣近西北卽是南宿州內
有九鼎山菱角山是其營窟占役府縣阜快伺
察上司風聲一有緝捕消息卽遁入河南地方
河南有開州一黨於內潛藏此所謂梁魏之盜
與青齊之盜爲一盜也

紀河南礦寇

夫嵩之有礦也 國初著有明禁設守備以防
守之近且守備與縣令相掣肘焉守備曰是職
之專司也縣令曰是也之轄屬也一柄而兩持

遂蹈筭舍之故事致曠徒數百爲羣各相雄長彼此攻擊得利則歸之於己殺人則委之於壑若一旦揭竿縣令必曰是守司之不戒也卽院道亦必曰是守司之失職也斯何異於縛責育之手而令之搏羈驛驅之足而策之騁耶宜申飭舊制或建立新議若委縣令守司止許練兵若歸守司縣令不得掣肘俾力能鎮壓者以清平獲功而才不稱任者以養癰獲罪官方定而備禦專矣

腹裏之棍徒猶之樗蒲之擲綠林之豪耳或三五成羣或十百結黨始曰棒會繼曰抬天勾連鄉紳通同衙役聲勢已動兩河結納將遍三省白晝磔人於市官府爲之解脫思爲卸擔之局黃夜入人之室鄰佑引而避易恐蹈池魚之殃

清盜

盜賊之橫蓋起於民之游手者多亦繇於官之法度不嚴大抵捕兵預先不肯緝盜縱之行劫窺其有重賄則擒之盡其所有復縱之去名曰

板害如有大富家捕兵捕衙反與之聯結共相
爲奸卽失主告盜亦與盜相通廣板良民以償
其失數倍則失主不與盜仇而與盜好反以大
盜作竊而脫甚至盜犯他處其罪已定不可脫
則出一人假作失主赴院道告狀提至本邑廣
捕耆民捕衙捕兵書房作一場大市易又開一
網以脫之至俗云強盜做得過良民做不過此
今日之大弊也

流賊

流賊之爲毒於秦晉間也竊聞其垂二十年於茲矣而猖獗則自二三年顧其人先以逃兵懼法不敢歸營繼以饑民逋賦無從得食避罪避役紛紛攘攘惶惑牽引蜂屯蟻集要之誅之不可勝誅而又旋滅而旋起倏集而倏散集之則爲賊散之則爲民其滅也旣已千百而起也仍有千百微聞賊之所在人盡賊也卽被劫者亦半爲賊池驅之者賊也卽驅之而使殺賊者半

又賊也似宜解散者聽其散逃遁者聽其逃不
但待以不歿而且收以爲用願報効者藉爲義
兵願還管者復其原餼願歸田者給以牛種仍
復周其窮乏撫其疾苦令之曉然知有生之樂
惕然畏歿亡之禍而又令有司先之以不欲恤
之以哀矜有不勃然顧化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以成渤海之俗者萬無此理也

紀宣大

宣府以北路爲最大同以西路爲急北路乃南山之藩籬南山實陵寢之屏翰虜騎出入之所尤爲最要西路乃山西之垣墉山西實京師之門戶况右衛大聚所通之地尤爲最衝故張家等口虜常窺伺鎮羌諸堡迫近虜穴懷保通居庸之衝此東路之衝城也誠能革其冗而裁其繁可以專力固守陽和居宣大之中此兩鎮之要地也誠能練精兵而選良將可以應接

宣大有葉文莊之才則獨石馬營不憂其不守
有王文襄之智則上谷雲中不憂其不戰今之
邊吏撤戍卒以採鮮而瞭望乏人借哨採以搏
獸而情形弗諳然邊相聯也或虜攻東而西不
援堡相隣也或虜侵此而彼不應以致戰則損
威守則多瑕無足怪者惟在同心僇力某邊與
某邊相聯爲之互援內有觀望不前者革職而
究治焉某堡與某堡相近爲之接應中有逗遛
不進者發問而顯戮焉若吳越同舟相救如左

右手可以革諸虜要挾之心矣嗟乎宣雲何如
重地乃作採鮮搏獸之場兒戲至此哉

宣雲月餉有缺至五七箇月者有缺至十八箇
月者今日之饑軍正爲天啓六七兩年壓欠數
多故及今愈窘乃謂今年發餉已踰上年嗟嗟
大哉

王言乎講款一面講款整飭一面整飭但二者
皆不能爲無米之炊有如講款先年賞銀七萬
今已溢至三十四萬方且虜挾戰而我用款撫

賞之金繒必有增而無減又何底極至若整飭
苟非天雨粟而地湧金斷不能整其壞敝而鼓
其敵愾亦明矣

宣鎮五路獨石最稱孤懸三面鄰虜距幕庭更
近非急增兵添壘斷難以示彈壓而與講折如
大同之平衍川原非急入收保清野堅壁以待
乘便整旅一大創之其何以褫虜魄而禁其蹂
躪乎東則如桃嶺界嶺冷口義院喜峯等口則
又當爲奴之闌入矣可不慎乎北則如古北口

潮河川黃花鎮等則又當爲補部之窺伺可少
懈乎再如龍門所邊內永寧長安嶺鵬鸚堡六
帶住有史車二酋豢養近百年生息不下三四
千衆尚不肯解推結而冠髻之戎心尚可虞也
謂宜亟簡精強者悉分爲宜鎮各營路家丁撫
而用之必當得其效力

宣府山川糾錯地險而狹號稱易守獨計碯砲
等處與薊接界兩轄之地彼此推諉整堡傾廢
脩設不力今必分修分防務令刻期完工並

互守庶彼此可以無虞不然宜爲 陵京有恃
宜有不虞薊難獨全

大同北連羣胡西接套虜素稱絕塞九邊中最
爲難守 國初所恃大邊二邊限隔虜騎歲久
傾圯遂棄而不守今之難守視昔尤甚重邊旣
不可復精銳又盡消亡所恃爲羈縻者此歲賞
金繒耳

宣鎮缺餉五月大同七月山西十八月自補舊
發難以來防邊追逐飢渴疲勞又值荒歲銀七

兩糴米三斗銀三分買草一束

世宗皇祖時特遣台臣一員專在宣大糴買米
豆以預儲軍餉其重可知其事可倣

紀烽臺軍伍燃發

嚴烽臺以便應援斥堠傳望邊警應援之耳目
也設有臺軍督有千總地方士馬之存亡祇在
一砲之間耳一臺有軍五名烽歌不諳卽是偷
閑千總賣放其弊顯然耳目明則邊防易蒞邊
有威總兵之法宣大山陝烽臺故址俱存乘時

興脩補復臺軍按地方編旗砲熟習烽歌千里
警報頃刻而通

邊有總帥有協守有路將有守提有城堡設有
額兵以資防禦今有一鎮方隅之任者不曰某
隘如何防某邊如何守某虜之情實如何制服
某虜之脆弱如何戰守棄正務而不言則曰方
占有若干名坐班有若干糧雜役營造有若干
項合而言之鎮協歲有若干出產路守歲有若
干所得城堡尤甚苛求所出皆於士伍月餉既

充私取貧軍必別圖再應旁索以操練反視之
爲故套以納鈔而定之爲常規既有關按之巡
察則當嚴簡閱之實政矣清借甲充乙之弊立
杜隱占培尅免則身家可養他役罷則操練可
行

讐虜伸威火器先之燃發無法反無益也故藏
灰於數寸管之中傷人於數百步之外銃砲之
勢橫燃擊打三迭更番裝放不竭近觀操練竟
同兒戲以銃鎗向天鳴聲了事卽如廣寧之戰

銃手燃發頭敵尚爾不齊後層向天燃發兼以
白璽一呼潰敗莫救今有紅夷大銃矣而其教
之當兼以嚙密銃西洋銃掣電銃迅雷銃較諸
火器最爲利捷今當專立火器一營不令五兵
參雜使人與器習器與手習目與心習膽與功
習

紀宣府

懷隆兵備一道專爲防護南山每歲春秋兩防
軍門提兵駐劄懷來該道措置錢糧經畫兵馬
皆其職掌今北虜款順暫行裁革如遇有事另
題增復

游兵一營嘉靖三十五年懲庚戌之變借以防
護南山應援東路無事駐懷來有警移防四海
冶暫議裁革大山口守備屬冗員應革

援兵參將營內食糧軍士按籍觀之則七千然

皆分駐一路城堡而在將官城中朝夕操練者
馬步僅四百九十餘人可合將永寧叅將移駐
懷來卽以裁革游兵二千六百四十一員名屬
之而以延慶守備移之永寧分管坐營原管北
邊兼永寧延慶地方

延慶州守備軍少事簡相應移調永寧城分管
邊墩收保堡塞標正營先因虜款未久議添游
擊團練今正兵既有團操坐營標下又有中軍
都司則標正營爲冗員兵車營軍數不多亦應

革

宣鎮五路臨邊東路第一緊要南近南山北接
北虜東衛 陵京西通山大其中設榆林土木
二驛各驛適中雖有空道懷來保安三城各設
守備一員專爲防守止因二驛係屬關南昌平
鎮管轄漸次推諉望城逃棄各城守備只得撥
送致軍疲馬憊今將榆林分屬懷來城土木分
屬保安新城各守備官提調二驛一切在宣鎮
關支每年部將二驛年例主兵糧草銀兩改解

宣鎮免發昌平管驛官亦聽本鎮選委永爲定規

中路夷人皆係順義王俺荅部落似無難處惟是宣府邊外青把都一枝先年和貢議成獨本酋父子犷悍稍示招徠撫賞從厚節成例外貪求而青把都之弟滿五大者尤兇狡不駕言於屬夷之偷盜則藉口於來降之不還本酋部下首領銀定儻不浪因住牧本路山後切近邊堡指以打牲竊進內犯先貽書諭順義王后諭青

把都據滿五大回稱不知情願自行罰治不與
俺荅相干臣曉以名分若罰不由俺荅者不許
送進撫賞貢市盡行停止以故俺荅之法令得
行而狡夷之私計得阻與其忌醫而諱疾孰若
辨症而早圖一面嚴修內備一面斷絕市賞果
致牲口進邊小箇鑽力

獨石城挺出北隅勢極孤懸伴壁店貓兒峪二
二堡又獨石一線應援之路無二堡是無獨石
也

紀全秦

全陝三邊四鎮幅圓甚廣 桐封屏翰羌虜環
居其在往時豈不稱四塞之國百戰之餘哉通
來營伍單弱糧餉空虚且不自暇固圍而每又
責以纓冠亦甚非策矣如西安平涼延慶漢南
諸處雖設有官軍民壯鄉兵緣承平日久人習
偷安多餘虛文罔知操練是以流賊忽起振臂
一呼所至披靡攻城屠邑殺將損兵束手待斃
無復可支偶聞涇陽一縣百姓四十四里每里

十甲每甲每年私自出派工食銀一十八兩衣
價銀二兩顧養民壯一名以備緩急乃當流賊
之作已莫可誰何而矧欲以禦羗夷邪以一縣
推之恐秦東郡邑大都若此夫一邑而空費四
百有餘之金以養無用之人則諸州縣不啻以
數萬金而糜之數萬無用之人矣今宜添設大
將或副將一員於前官兵民壯內揀選五六千
人駐劄省會或邠乾慶陽諸地一意團練從中
調度每千或再設遊擊一員中千把總二三員

專備南北二路應援緩急之用如此則外有饑
兵內有勁卒門庭堂奧無一踈虞羌夷且不足
畏而何有于么麼小醜哉官兵則原有額設錢
糧前項民壯則有前項每甲歲派銀一十八兩
可以充抵錢糧而仍比照甘肅勇士事例每月
人給糧銀七錢馬給料草銀八錢尚餘衣價銀
二兩則宜蠲征以息小民馬匹則或查動無碍
官銀買給或於苑馬存剩及洮河西寧茶馬內
多中給領有倒斃者照椿頭朋合事例賠補或

照甘臨近例在于兵料草銀內每月扣存一二錢以備買補庶乎桑土綢繆外安而內寧也

紀兩河

天下大勢宣府爲京師後衛遼東爲左肩而甘肅一帶則爲右臂全陝又據形勝天下凡九邊而陝有其三焉黠虜強番虜中最稱強盛則莫若火酋駝牧莽捏等川沃野肥美水草便利北通甘肅南達西川部落衆多帶甲控弦之首不下數萬萬曆十八年犯順插漢助逆大寇臨河朱家山一戰覆軍尤慘固原一營靡有孑遺朝廷發內帑金錢遣經撫重臣悉徵天下兵馬

以禦之雖出塞經略燉仰華寺傾其巢穴終以
金帛求去挿首諉之不知我亦陽置不問姑責
悔罪而已今四十餘年酋數十倍于昔兵甲馬
匹亦數倍當年三子紅台吉尤稱勇悍多謀足
智秣馬礪兵眈眈虎視而書記握算類多漢人
爲之用事犬羊性貪好殺自揣兵多于奴力過
于奴亦何忌憚之有又見甘肅臨河松涼邊兵
調援數衆營伍空虛卽有募補彼烏合之旅朝
更夕代未練之兵何以臨敵且其羽翼又有強

番哈族西番素號十萬叛服不常阿利加四搭
稜二族強盛亦不下哈族今三族俱與火酋結
姻肯有實順中國之心哉非久恐爲火酋鄉導
是未可知河州去保安堡五百餘里星懸絕塞
肝腋生番對面火酋一線窮途至歸德二百里
而中國地盡此殆臥榻之舛睡也靖虜以蘆塘
一面逼虜而有永泰紅三足爲救援獨其人習
於賊賊苟爲內蠹南有見透山接壤寧夏北有
古城兒出入黃河皆爲盜藪四民與軍而五而

賊已居其七矣若不蚤創政恐蔓難圖也河以西雖嘉峪關外卽爲西域然實遼絕今所戒備者瓦剌耳而要以各餘衛所皆可通虜且復生熟番族襍處焉自賓兔徙居松山火真盤据青海套虜又每從賀蘭山崗子墩竊入莊涼諸處雖幸恢復大小松山新拓大小蘆塘而虜孽不志頃銀反二酋已遠其妻子精兵數千輒爲姑臧張掖寇邊少兵民守保不得田作百姓煩擾烽燧急焉挿酋以款和年久養成氣力彼日益

精我日益懈一日背盟出犯恐山西一帶莫可
支吾近聞其日夜西行來就火酋二酋合併其
謀益協一旦繇耳記山雙城兒寧河太子寺景
古城一帶番虜鈞連大舉入寇直抵臨河而我
以臨河洮岷蘭州殘關營伍倉皇急迫擇其受
甲者不過數千人而欲以撓鋒拒敵禦番虜數
十萬精強之衆難矣一過臨鞏而秦隴平涼一
帶無兵可拒無險可守長驅關中卽成破竹之
勢豈有利哉

紀臨鎮

夫臨洮一鎮控馭羗戎屏翰湟隴南有洮岷階
文西固西有河州起台歸保北有蘭州鎮保永
泰三紅周環紆迴五千餘里無一處無虜無一
地不衝若就而較其緩急論其邊腹則如新舊
洮州二城葢古土番地臨臯南峙黃河北繞夙
稱形勝然番族繁夥去固原千餘里遙制爲難
其丹路口烏藏堡係河洮總峴乃海酋出入之
門戶番夷睥睨之襟喉所恃惟洮河一水爲之

阻隔遠偵密探或保無虞河州迤西老鴨關之外設有起台保安歸德三堡中有撒刺邊多爲之關鍵然保安去河州五百餘里孤懸塞外肘腋生番對面火酋一線通道至歸德二百里而中華地盡海虜遺孽流在洮州朶的河地方離邊不遠積久生聚跳梁巨測蹕日發臨河兵馬并力禦之而鞭不及腹臨洮之南七十里有景古城一堡設在崑山中斗大一城人三百戶漢番襍處堡南三十里卽洮州地北去河州二百

里西南十里卽果麻灘直抵虜穴其白石崖黃
草坪乃莽捩通衢賊繇要路昔年火酋踰蹂內
地道經于此萬曆庚寅創設守備一員而以俺
龐關麻山關大小馬家灘關陡石關思巴思關
沙馬關麗之各關設把總官一員聽守備提調
後將守備改設蘭州北城而景古止以千百戶
一員爲操守官備禦六關亦各以千百戶爲把
總共統兵六百餘名防守各官職級相埒又皆
親識故舊體統不屬法守漸弛如此重地改設

非是今宜於臨河二衛班軍內擇選五六百名
發景古城與彼舊有兵馬奏爲一管操練簡閱
將蘭州守備仍復守備於此則兵不議增餉不
議添而衝邊捍禦屹然矣蘭州昔爲最衝有參
將營自恢復松疆名曰腹裏而創設永泰遂改
蘭州叅將往駐焉第政以密邇新疆蠢爾狡虜
眈眈虎視未嘗須臾忘也蘭旣係臨河洮岷要
地河北咽喉又

肅藩帶礪干繫匪細乃僅以一守備統數百十

疲銳之卒何異以蚊負山今宜將甘蘭二衛班
軍盡數合入大營卽以備禦都司內一員加叅
將資彈壓如此則外有藩籬內有防禦如臨洮
原有應援松疆之責往返千里每遇警報援兵
未至半途而賊已搶掠飽而回巢勞傷人馬徒
滋煩費今蘭州有此重兵萬一松警刻日可到
主客便利誠一舉而兩益也蘭州渡河北去三
百里卽永泰去新邊五十餘里邊之迤西四十
里爲三眼井堡又一百六十里爲紅水河堡二

堡在時達虜尚遠略可守備自神酋西來而套虜松虜俱逼臨邊下不時窺竊紅水設遊擊一員尚可撐持三眼止一守備權輕兵少堵拒恒難是以狡虜竊犯無所顧忌以地利較之永泰稍緩三眼極衝今宜調永泰叅將併該營兵馬於三眼井而以三眼守備及原兵馬改永泰此其以人地相更移不煩別議增減而防守有備矣自三眼井之比有麻黃灘遍邾邊墻一里而近每遇虜犯必從此入地僅彈丸一區界在紅

三之間宜于此處添築一城建立臺墩內設防
丁百名賊知有備可無侵擾卽往來經行亦得
聞警趨避矣夫臨洮一鎮兵馬在洮岷階文西
固不具論其在道屬者衛所五大小營堡二十
有一大約官兵二萬七百五十有奇馬七千有
奇而今不及半矣卽以總鎮所駐臨營其初計
兵尚以四千三百計馬尚以一千六百九十雖
不及他鎮三之一然遇有烽檄亦可策援自撤
去省城家丁撥去遊兵召募今僅有存者千五

白名又連年援遼去歲援薊所剽六七百名赤
身步走之卒耳亦何以異於小堡哉狡虜窺竄
盜賊縱橫其所繇來漸矣

都城紀聞

前輩張世誦太史議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重兵以備非常而西北之鞏華城及開京城東二十里曰大壩乃御廐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千一管將居守爲京師千掖應援昔年趙文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知因此可以爲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敵臺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宮贊所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

築勸助儘可有濟又曰兵不可處州邑宜移昌
平兵于鞏華城移通州兵于壩上各爲營房以
居之其數精兵三千足矣

紀北平建都

既都北平則三衛必不可棄海運必不可廢順
天永平保定河間荒田必不可不開天津登萊
等處海防不可不嚴膠萊新河不可不開

紀關隘

東北諸關隘如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潮河川
等處洪武十四年特命中山王修築而山海關
盤詰查勘比諸鎮猶爲嚴密

九邊藩國登耗紀聞

弘治以前沿邊止有遼東宣府大同甘肅寧夏
固原六鎮兵馬止四十萬諸省民運爲其根本
佐以鹽課百餘萬屯田乃絲毫耳其後河套之
失板升之變土木之變庚戌之變遂設永平薊
鎮密雲昌平保定山西延綏等鎮而沿邊大鎮
總爲十三隆慶末年兵馬凡六十萬漸增京運
二百七十餘萬正統七年戶部始建銀庫卽名
內帑故陡增二百七十餘萬而民間無額外之

征至天啓初年首頒

皇賞查沿邊之兵乃有八十餘萬而戶部之餉除遼東新派外已至三百七十餘萬又詳考萬曆年中錢糧登耗之數初年

皇祖勵精力行綜核所支防邊防海防江防盜等項錢糧責成巡按御史歲歲查盤奏報以故二十年間寧夏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廣之六十萬緬甸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四川之四十萬但一舉筆而裕如礦稅一起外府日縮太倉老庫

之八百萬歲歲以餉九邊不及十年而止餘八
萬矣雖行考成之法嚴催省直之逋而失之十
年豈能得之一旦於是太僕寺之八百餘萬歲
歲題請借支亦不及十年而止餘數十萬矣於
是工部之借南京戶兵工部之借而兩京庫藏
都畧盡矣

光宗卽位立頒內帑二百萬先是遼廣相繼喪
亡川貴次第發難調募百出繼之以陵工門殿
至數千萬而內帑盡矣省直錢糧解京有額存

畱無額何也地方有事逐漸增加故也於是朝廷加派有數藩司加派無數

紀防邊

薊遼宜大自嘉靖廿九年潰關之後無日不垂
涎薊鎮觀其收把總伯言帖忽思諸部則撤我
古北之藩籬收流河諸部則撤我馬蘭之藩籬
收影克脫力諸部則撤我冷口喜峰之藩籬千
里邊關與虜爲鄰今先以尊京師爲主尊京師
必古北石塘爲急當議守其次守馬蘭其次守
黃花居庸橫嶺鎮邊其次守喜峰冷口其次守
金水馬水紫荆倒馬

薊遼設立總督兼調遼保陝西宣大人馬合力
防守原是借股肱之力爲腹心之助但調發有
名無實耳

遼東止是防冬防春全不防秋以故七八九月
患不在遼廣而在寧前楊總督博題奉 俞旨
將該鎮總兵官調住寧前一遇冷口喜峰有警
不必再候明文星馳會合薊兵截殺

山西去薊甚遠如老營堡與北樓口遊兵二枝
不速進則不能及虜徒疲士馬若速進則千里

兼程法蹶上將今將此二枝兵專守本鎮急則
應援紫荆不必援薊

居庸關外自懷來大山口至隆永抵四海冶黃
花鎮接界鎮南墩俱屏京護陵重地雨水衝
塌都御史劉廷臣欲將西路修邊銀四萬兩內
支一萬八千九百九十兩專一修理邊隘以後
薊兵謹守內口宣兵謹守外口撫臣親往懷來
隆慶悉心綜理

若使古北鎮邊一帶防禦謹嚴賊必西窺諸口

無疑則京師必震

賊犯薊州必由宣府獨石大山墩等處若使參將加意哨探所關不淺所謂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

遼東土兵慣戰可用楊總督欲各給以盔甲器械令其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該部查無事例遂竟停寢

先年提督衙門自分彼此不曰專守京師則曰專守陵寢豈有邊關旣潰提督獨能拒戰之理

紀邊防

一邊防奇道宜備今奴插構難東西連合邊垣之所宜備者咸知固守榆關喜峰古北諸口燕河潮河建昌等處不知皆未爲切近之危路惟昌陵山後之慕田谷大水峪東灰嶺西灰嶺最爲極衝此處又是宣薊接界之地互相推諉兵力單微二十里至昌平二十里鞏華城四十里直薄德勝門矣當甲辰史茂官突入反出已有明鑒故五路台吉曾說我若入犯何必繇張家

口打從 陵後一馬直到京城昔年曾有是言
今西虜必知此路况有安兔朝兔二酋最狡伏
于 陵後倘奴酋以一甲剗寧遠陽窺我榆關
夷虜合力直衝此地內入孰爲抵當此是奇道
至危之路莫若將大營神機神樞三營之內各
抽一營卽以原將官領之仍三月一更每營三
三千共九千訓練防守其地當嘉靖間原有更
番之例踵而行之不添兵不增餉 陵後鞏固
神京安枕至便計也

一邊牆傾圮宜修東自榆關至紫荆關皆有長城界限自居庸關至宣大等處正賴邊牆屏蔽奈款市以來歲修邊牆之費競爲節省以充市本前任報省十百後任報省十千皆以節省相高爲殿最故不事修牆而惟事節省今邊牆傾圮將盡西風沙土刮至牆下胡馬如履平地耳一墩臺舊規宜復夫墩軍所以嚴烽堠也額設軍兵七人婦人一人雞一隻犬一隻旗號柳鈴頃刻可達九邊今因款市節省一墩而二名者

有之三名者有之故甲辰年虜犯南山先縶墩
軍奪其柶鈴仍打寧靜號頭虜入內地人皆不
知今當夷虜匪茹之際所宜急復墩臺舊規
一薊鎮邊備空虛之極薊鎮三協九標十二路
二十一提備計兵九萬并臺上南兵一萬共十
萬今各路提守備之兵皆以挑選雙糧爲名一
千止存五百而五百之人仍是罷弱止供各衙
門採木燒灰差用而挑去五百之糧俱入各路
提之私囊以挑選爲名者實是乾折之別名也

且薊鎮沿邊臺上每臺南兵三名北軍二名共
知五更臺上梆鼓烽上鳴鑼今以挑選爲名臺
上止存南兵三名初更二更梆鼓之聲絕然不
聞至三更時方擊梆幾下無論烽號人聲絕唱
卽梆鼓鑼聲幾不聞矣又每臺火器火門皆已
綉沒火藥經霉歷年已久惟存炭灰而硝皆流
走鉛子有減無增路協衙門又無備積火器如
此可謂有備乎火箭減少保定價五分一枝紙
張用花椒白礬膏過箭羽又用漆膠又用絲縛

至今存者尚是可用今之火箭八厘一枝四厘
扣爲各衙門使用實則四厘一枝一經霉天羽
落無用差官查墩者不問火箭之何如惟計扣
存之多寡至於每墩皆有餽糧或九石或十二
三石不等此戚少保之遺制也每年以新易舊
今餽糧無備卽有皆如灰塵矣南兵器械廢盡
甚至假狼機以空喝邊備如此夷虜之勢如此
可爲痛哭

一修城需求之苦不肖路將及各路差人來查

新修邊城便要使用量其丈尺之高低濶狹吹
毛求疵不以修城爲功反增索詐之苦至若烽
臺傳警戚少保號令至今在也若夷虜近邊便
扯黑旗傳報今夷虜在邊外不敢報矣何也虜
馬之去住不定倘若一報傳兵到時而虜騎已
去不日實有是事反曰虛報虜情加之軍法是
以邊牆烽燧皆廢也故黃松峪邊城二百餘至
今傾圮不修可懼可懼

一夷虜構戕情勢我首賞挿箇蓋欲制奴酋也

今焚巢遠涉西戕北部是明讓奴以入犯之路
乃今欲奪順義之封分順義之賞又欲移東邊
之原賞轉于西邊而并其賞插之驕悍幾與奴
等但我之兵力不足制奴焉能分力于插卜酋
又力不能敵插究其爭端因先年卜祖俺荅奪
插之故巢故此執言狂逞今今卜酋還其舊地
以塞其口仍少分順義之賞以厭其欲令插仍
歸薊鎮邊外舊地以捍奴卜酋卽稍分賞與之
讓地還之亦不爲虧且得安于套地如是或可

海防

南沙寨吳淞總兵住吳淞城居中講
度三面鼎足而守若羊山舊令遊兵總出汛防
守止當發一哨去偵探若盡數去守羊山萬一
倭奴繇陳錢諸山乘東風突來瞭望不及遊兵
一枝及置空地今當速速行之者

一沙船市糧之弊海上沙船俱是耆民私造船
兵一十八名每名止給糶米一升銀一分餘餉
俱入耆民之手一經收汛止存空船兵皆散之
烏有甚至海上有盜又要去催募兩三日尚不

滿其數船閣于私港盜賊劫掠不知何所之矣
故青天白日海上鳴鑼放炮更無一兵制之此
海盜之所以橫行也倘有實兵何患失盜
一會哨之弊當春汛收防之後便防海上沿邊
故川南青寶會哨於北吳淞劉河福山會哨於
南若似乎防禦之嚴實皆俱是套子每一月止
差一兵持會哨循環單簿彼此印了關防以完
一番故事毫無實益莫若沿海港門分定信地
派定船隻各有專責不得推諉海上劫奪便可

揚帆擊之不必襲會哨之虛名也

一內地之盜夫郡城各縣城市之賊皆緜捕人放線之故何謂放線該字號應捕快養積賊在家每去尋夜將賊帶在其中若遇總巡巡哨等官便稱該字號應捕巡官一過便窺伺做賊此內地之盜不可究詰莫若令各字號應捕將名字統于巡官一并查點倘有疎虞巡兵應捕同罪

一內地水上之盜皆緜捕人營爲督捕同知或

各衛家廣捕牌票駕飛械船隻總巡旗號內鎖
強盜二三名曰分捕餘盜一見重載客船便卽
指曰此是盜船所鎖之盜攀認爲是連船連人
捉去曠野河蕩盡數劫之俗名曰生彈船又有
養壯之弊各處小盜捕人得其常例待其劫掠
殷厚盡數起之解官旋卽以輕罪釋放遂至捕
人互相爲盜打點衙門潛通賄賂皆捕人爲之
也

紀海上布勢

或曰遼鎮形勢原三面瀕海一面阻關今圖恢
復若專在陸地進兵則局勢不大不足分奴之
兵力從海上布三方犄角之勢一在先成南關
以復金州一在成長生以圖復蓋二州一在復
鎮江以窺遼瀋宜各置一副將領兵分渡往鎮
江者掣奴之尾往長生者扼奴之肩往南關者
衝奴之脇鎮江有城可修長生有險可據惟南
關與奴接壤無險無城須築一城以駐兵布置

既定當尅期檄鎮江先出兵以議奴後奴必東
出以應我我旣誘奴東出隨發南關之兵以圖
金復發長生之兵以圖蓋海二兵同發河西督
大兵渡三岔以擊奴之首我出其不意奴必撤
回東出之兵以守新寨復分兵以應我三路此
時我逸彼勞可一鼓而殲之倘奴畏我四面夾
擊退縮不出我可漸屯漸進直逼遼瀋四面合
攻奴必窮迫思遁乘其遁而修全遼故疆或又
曰三方並進必兵力有餘而後可倘兵餉不湊

手當暫舍鎮江長生而專力於南關欲復四衛
而不先城南關則奴騎衝突我無藩蔽今東鎮
島官駐兵旅順口內小沙之上去金復太遠伏
觀金州地形如葫蘆旅順其腹南關其頸自腹
至頸相去百餘里三面皆海腹大而頸細南關
濶僅十里許兩水夾之最爲險要向來無識者
咸議鑿斷通海水以限虜騎不知虜不可來我
亦難往殊非進取恢復之計况其地皆石骨復
不易鑿今議築城則進可攻退可守但此地奴

所必爭非物料湊手不能刻日完工當就附近
島口預置遼船以便運載土石務期一月完工
初築時奴必鬩爭我分兵一半用戰車一與城
法以火却敵且戰且築料奴初來兵必不多勢
可取勝及其敗回益兵復來非半月不能比時
城工過半矣撤車入城乘城固守爲力亦易蓋
南關有城則可復金州二百餘里可屯之地北
可漸圖復蓋漸逼遼瀋我可乘奴奴不可乘我
奴必疑畏而不敢西出然後徐圖分戍鎮江長

生二方以圖並舉此亦量力漸進之策也雖然
非水陸夾攻合廣寧之師不可或又曰登州海
防水兵二營向來出汎皇城諸島原爲防倭而
設旣已久無倭警則出汎皇城殊爲無味今宜
調一半赴南關移緩就急以備倭者備虜覺華
島形勢原無關於進取其水兵三營似應止留
一營爲輓運之用其餘宜調赴南關以充屯守
進勦之用又查東江民兵儘可調用宜調選其
長生廣鹿兩島少壯民兵赴南關聽用調選其

石城鹿島民兵赴鎮江聽用四島民兵自天啓三年以來每人每月止領糧三准斗並不給與餉銀凍餒思逃已非一日兵來則糧餉俱來將與兵人人樂從是轉無用爲有用化餒兵爲精兵也

紀邊海

一邊兵放糧之法也夫守臺之兵要矣猶虜山頭一望內地之虛實卽見唱放糧餉撤兵給散往來動經三四日方回墩臺兵飢甚且爲虜搶去萬一乘間內訌爲患不小合將餉銀每名包封將官臨邊按名給發不特邊垣不致疎虞兵之老弱可驗而汰也且將官每于放糧之日歷閱一次亦不爲勞

一邊兵教演之法也夫邊兵之習藝與平地不

同或仰擊于千仞之上或俯搏于深谷之中各有法則今乃撤于平地操演殊爲非法合應于逐處邊地將官親至其處隨其山地之高卑而教攻打之法則如是不特邊士有備而將官親身教演加以升降勸懲之法將必人人奮勵也

一南將遙制可裁也薊鎮三協之中各另設南兵遊擊一員以統攝之不知一協一官管攝邊垣鞭長不及馬腹今合將沿邊二十一守提分地管轄彼于邊垣密近令傳卽應臺兵不敢懈

弛且邊垣屬守提信地而邊卒遙制別將何以
嚴加束服每見近邊守提查點而南兵反脣相
嫉者有之况南將徒增煩擾是以累累題革而
莫敢任其革之責

一降虜宜徙也今沿邊降虜不問男女投降內
地便給五分一月屋居火食歲賞月賞時賞內
挾生事之心以要我而我邊垣內地徑路反被
認識我兵不得出邊一步彼之地里我反不知
今邊外屬虜乘奴插之變要挾蜂起今當做昔

徙戎之策漸漸分散或撤其黨與于內地或加
給糧餉立一頭目以統之分散海濱各營以消
各邊隱憂

一兵餉缺乏之故可核也兵餉自出有司額有
編派徵有限期豈有短少之理奈吏胥貪利將
別項可緩錢糧賄本官以火耗七折八折九折
出放重得厚利而火急兵需置之罔聞而視兵
卒爲贅疣將官請給如同故紙而三軍經年嗷
嗷怨氣所激又何怪其變也今必撫按道嚴勒

各營請餉憲牌每營二月一張一年給以六張
請放過許該營卽繳清查如未給該管卽差投
憲牌該撫按道嚴提糧足而法度可行訓練可
嚴食足而亦兵精矣然兵變之故或自將官不
肖剋剝致變或自糧餉久稽蓄忿致變安得獨
歸咎于將官

一海盜之接濟宜絕也始焉擄掠航海商人今
與之通構給號票往來商獲其厚利盜資其通
販甚而盜賊假作商人在于楓橋地方重價買

米地方覺察連夜逃去海盜之資糧于內地明甚今當將海禁嚴絕凡係雙桅大船出海販賣者悉行禁止若江北之淮河口江南之長江口劉河口李家洪口浙江之錢塘江口著實申嚴不許下海彼窮于糧其勢必散卽招降亦服決不若今之降閩叛去也且嘉靖之汪直徐海皆海上劇盜構倭人犯閩寇困于食勢亦必通紅夷構日本端有之也海上防守島可踏常有船無人也

古北之路烽火直逼都城而潮河川之淤水不能作橋今日備禦惟嚴喜峰入貢之路加謹黃花擁護之衝增兵補其實嚴餉汰其虛庶薊鎮可安乎

挿箇一仇于卜兔再禍于愁箇其侵犯雲中已失貴英之腹心我宜屯兵喜峰築堡關外設火器于南山之要添兵將于金馬之衝嚴浮圖之防守補長峪之募軍

閩之要害興福漳泉而藩蔽興福者鎮海永寧

也浙之要害溫台定海而閩浙之交界則風火
門也浙西之要雖重于羊山而溫台諸處則又
羊山所必藉以爲輔也今日備禦惟嚴台黃松
海之區添設戰船于舟山乍浦之處交界之區
必重信地而信地之入犯尤嚴策應寇入于浙
而溫台以據其鋒定海以屏其輔出遊兵彭海
以尾其後寇犯于閩則漳泉以蔽其上島沙以
佐其東出遊兵鎮永以要其路

紀海上前事

以寧遠爲正兵約登萊出旅順爲奇兵長山石
城廣鹿獐子等島官兵俱過東岸爲伏兵先使
以上奇正伏三軍張揚進取令奴兵分頭應接
不暇然後東鎮令副將從義州渡鴨綠駐劄鎮
江爲奇兵再選老弱備人數者從昌城渡江占
住鴨兒河險處大張虛聲揚言直由牛模寨爲
搗巢之正兵暗囑鎮江之奇兵護之惟意在憑
險以守疑惑奴心然後用精銳之兵火攻利器

平日恩義兼至訓練極精者密由咸鏡道渡江
驟抵老寨奴屬必措手無及不戰而成功者在
此平遼之妙策本不外此

紀海覺

廟灣最稱情熟卽禁海之時尚有暗通日本况
今日無其禁也日本倭奴近爲強甚釜山對
馬島切與朝鮮接壤關白亂後朝鮮亦識此道
日本狡猾異常焉知不佯收朝鮮實欲吞併况
閩浙無賴居日本者不少占魚國在海洋島直

東地方雖小魚米之鄉今常有人到皮島交易貨物海虜之患特未形耳

紀登萊往事

登萊有卽墨營文登營萊州有參將新城有守備登州有總鎮有海防左右二營有水標營馬步家丁今復有新兵二千沿海有威海衛成山衛靖海衛大嵩衛鰲山衛靈山衛萊州衛寧海衛登州衛九衛有二十七所直隸所在外一所約有千百戶三十餘員鎮撫總小旗在外每衛

約有指揮一十餘員各伍下軍丁閒曠甚多專
委廉能監軍仍任海防道事責成智勇大將仍
任備倭總鎮事如法訓練總聽寧遠節制戰則
爲遼左今日之奇兵守則爲他時禦倭之實用

紀朝鮮助兵

朝廷徵朝鮮兵而鮮兵卽至己未春隨劉杜同
敗領兵元帥姜洪立降奴酋與朝鮮始無仇因
助兵之故遂有仇以後奴酋破遼陽廣寧勢甚
猖獗乘李侗新位朝鮮恐赫李侗者有之况姜

洪立先爲鄉導京鎮招商貨聚如雲無所歸著
只得向朝鮮交易銀米而奴酋亦乘之以交易

紀東鎮朝鮮往事

義州切與鎮江相對止隔一江我不借義州駐
師而潛於皮島鐵山之僻土城木寨不爲之備
失地理之要扼矣從義州沿江而上係昌城再
去是平安道過白頭山卽咸鏡道此道與奴酋
老寨相對亦止隔一江我不分兵駐咸鏡道爲
奴酋心腹之憂失其牽制之緊著矣咸鏡道正

南隔江係老寨江水一股從老寨後向灰扒生
上西南去一股從咸鏡道西北生來其隔峽卽
魚皮也魚皮向與老酋有隙不爲渠用後因全
遼俱陷奴勢滔天故魚皮亦假爲歸順其實可
招而陰用之也

紀海戰

建奴巢穴在長白山之南鴨綠江之西鴨綠江
漢晉時稱爲馬訾水宋名混同江北通烏龍江
乃長白等山之水之所聚也又名烏海子北人
凡水聚處皆曰海故杜詩有青海白骨之句而
金阿骨打亦曰海上之盟兀朮亦曰自海上起
兵而我明稱建州女直亦曰海西皆指烏龍江
言觀此則知水道可通其國都矣宋徽宗宣和
間用燕人馬植計浮海至女直約同滅遼高宗

建炎二年閏門宣贊舍人曹勛至自金建議欲遣舟師從海道以迎二帝夫二帝是時被金人居之五國城又在建州之北而舟師可迎非水路可入之一驗歟

召募登萊天津等處浮海至旅順口鴨綠江者使之畫圖具本然後再命精細幹健之士挨圖覆核務要詳盡確實某處深某處淺某處險某處無險某處可泊某處不可泊或因島形或視土色插標記認圖畫明白海舟造矣則必召募

久于泛舟者詢其制度或單底或袂底或平底
或尖底或雙桅或單桅或大或小或淺或深以
至舟行天文風色之占驗鬼神幽明之禱祀物
用器皿之瑣屑周到備足而造船必在江南地
面因材木釘灰麻油之類南便而北不便故也

備禦

備禦之實一在嚴保甲漳泉之區多仰食東南
粟奸民藉口海運而立幟蛟宮聚徒鰲窟垂橐
而出稠載而歸隣里莫敢問也合著之令曰一

家爲非十家連罪如是而盜源清一在嚴關說
奸民不軌多庇玉樹之亢宗武夫力而拘諸海
上爰書徵而脫諸囹圄合申之禁曰某將獲賊
船卽以某船克賞有司不得問豪有力者毋肆
爲毒螫無曲爲庇護如是而盜流塞

一曰禁絕招撫是廟算中之備禦第一要着也
從來未有不忠不義之人而可鼓之以死忠死
義者亦未有隸籍編戶之民而竟聽其操戈入
室者唯是律之以嘉靖間沿邊剿倭故事復嚴

之以山東五路斬妖事宜而勿令以撫終之賊
知不撫則爲賊之勢必漸孤將知不撫則謀賊
之計必早決王法伸而人心之盜賊自屈矣
一曰會船遠遊是海島之備禦第一要着也賊
舟初犯少者僅以五計多者不過以十計器械
未全糧食未克吾倍我舟師與之上下波濤中
復會南北諸標遊各自戒備錯據外島互相牽
制賊不暇行劫則賊舟有減無增賊無處樵汲
則賊衆有死無生曩者計不出此聚數百舟師

于銅山之內灣以悠悠觀望不知賊且縱志於
島嶼間牽商船飽商貨遂得以乘風飛炬而灰
燼我也及至遊寨悉皆賊艘則難與毒逐矣故
陸戰宜清野水戰宜遠遊絕內勾散外援計之
最得者也

一曰分鎮南北是漳泉二府之備禦第一要着
也蓋漳泉門戶同一海潮海以北中左所其要
地也海以南海澄縣其要地也曩者賊艦北向
中左直擁城下焚我舟師當時倘有數十舟從

海澄乘風北指以焚之則賊無餘類矣惜二府之水兵盡附于中左而海澄重地僅設一陸營唯有束手坐觀耳爲今之計泉南遊擊宜出鎮中左以料理泉南舟師漳南副總宜移鎮海澄以料理漳南舟師賊或乘風北向則南鎮之舟師可爲聲援賊或乘風南向則北鎮之舟師可爲後勁賊或乘東風分迫二鎮則勢分力寡殲之必矣此常山之形勢漳泉終必賴之矣

一曰嚴禁臺灣之勾引是閩粵浙之備禦第一

要着也夫臺灣在北港海島間乃閩倭勾引之
接壤亦浙粵奸商往來之藪也天啓壬戌間紅
夷欲互市澎湖我將吏實逐處此而時以哨探
爲名蓋不市之澎湖而實市之臺灣矣且二夷
又合爲市矣于是富者以臺灣爲奇貨貧者以
臺灣爲窟穴而無賴之徒輒奔走于此得則其
人不得則鹿走矣今之海上雄者皆居臺灣者
也皆款借紅夷之巨鉞以相加遺而且變倭服
逞倭亦以恣砍殺者也故臺灣之勾引不絕則

海上之寇盜難除海上之寇盜難除則閩浙粵之中禍未有稅也此又在賢有司緝之于內廉將佐覈之于外律以通倭重辟而後勾引者可漸絕矣乃或更有獻者閩地挾民稠苦荒思亂亦出于不得已耳天下一家請開浙粵閉糴之禁令兵船與商船合艚會糴兵假商以擒賊商藉兵以應援五穀不騰湧四民必安堵此救荒弭盜之事宜尤今日策閩之第一要着

紀海寇

南麂一島爲閩浙交界之區今兩相推諉使寇盜得停泊糾夥以爲南突北犯之穴合會集舟師嚴其守禦而賊巢破矣

紀三省海寇

先是閩浙之間有邀截賈船質其人而限贖者嗣是船賈自赴納稅給票免畧矣從此聚徒日衆聚糧日廣官兵莫可誰何矣萬曆末年浙巨盜袁八等弄兵海上不過拒傷水兵未敢登陸也旋以招撫歸命芝龍雖就撫其黨遂流毒於

浙攻破邊海衛所東浙爲之震動茲方島嶼乎
逍遙其氛未熄也有三策焉一曰杜其源一曰
絕其資一曰間其黨何謂杜其源凡入海爲盜
沿海之民居多宜於沿海出船水口查定戶口
編冊十家月取結狀每戶有人出海與否其出
海作何買賣應還而久不還者卽盜也諭其親
屬許令自新各家偵探不許私歸招引良民下
船而其黨日減矣何謂絕其資海寇雖在水所
須必在陸食須米飲須泉嚴截其掠米汲泉之

路重刑其齋米送水之奸凡海寇猖狂之時槩
禁出海船隻有私行私縱者寘重典賊旣無接
濟又難野掠則必坐困久而自散矣何謂間其
黨或募勇敢有膽畧者齋檄往諭能殺盜首者
賞以官能殺盜從者賞以金能釋兵歸罪輸我
盜情者赦其死取家屬收管復爲良民有能應
募者或賞或赦必信兼相機多方以亂之則賊
互猜疑而其黨漸叛矣此就賊破賊者如此而
吾所以制之者亦有五一曰審具以練銳一曰

聯兵以固圍一曰出奇以搗其鯨一曰合勢以
邀其遁一曰會哨以振其聲夫水所恃以制敵
者船也而軍器火藥尤爲長技各寨遊兵船大
者費二三百金船小者亦不下八九十兩自督
造剋減釘稀板薄難以破浪應敵至弓刀鎗銃
硝黃等項皆委廉能之官務求精良不許上下
納賄遮飾有虛冒者坐贓如律則戰具修而戰
勝可必矣此審具練銳之說也防海須水陸兩
資以水兵爲藩籬以陸兵爲堂奧水兵卽額設

中練其技擊遠其遊哨必使時足待賊陸兵不
必增設

祖宗設立沿海衛所原以扼守津要擁護州邑
年來軍伍几逃亾事故不准頂補於是在尺籍
者十僅二三况包冒占役又參其半乎舊額既
以空懸月糧復不時飽一有寇警誰爲荷戈致
死登陴守禦者今各沿海衛所軍須以漸補足
卽現在者時其訓練使習於戰而又增修墩堡
使足於守寇至則水兵迎敵陸兵張勢互爲犄

角應自率然賊縱能擾我藩籬安能闖我堂與
此聯兵固圍之說也賊必有常泊處調其會船
之所出其不意束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乘霧
可爲縱火此所謂出奇以搗其船廣福浙綿渺
共海望洋向若如分界而守則中寇者勢弱孤
危將此剿遞彼彼剿遞此浙所以受閩之燼也
近奉三省協勦之

旨而當事者或以海性不同船製亦異礁有明
暗潮有蚤晚爲言然終當講求其說則沙民之

長年自有熟海道者宜多募致通其形勢壯其呼應以遵

明旨方爲萬世長策否則我之區域兵力有限而賊方海濶天空緩則窺擾迫則颺去不惟無以制賊之死命是使海壖之民終無生理矣不可不遠爲慮者故勦賊之法福必宜與廣爲聯而浙必宜與福爲輔一省有事鄰省佐之則賊必刺促難安披靡難越何敢久聚此所謂合勢以邀其道然其呼應之脉在哨必嚴令各官於

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

閩巖潯也延建汀邵蜿蜒而居上流人稀地曠江浙接壤武平上杭之間山寇易爲竊發然旋起旋滅如日者大帽山之捷是已獨福興泉漳四郡彈丸之外一望斥鹵屯之無可屯也食鹽

之鄉不下萬餘口鹽額不過貳萬令議驅窮民
而之兵廈門則有守銃臺矣圭嶼則有望海墩
矣曾家則有衛中左矣列嶼則有扼要害矣金
門則有守料羅矣紛紛增設未議餉而先設兵
繼則未撤兵而先撤餉夫聚數千人僑居旅食
而爲久戍計甚則執利器而掛帆天外奸商餓
民相卒而探鮫室白沙湖則有楊祿大灣港則
有鄭芝龍鰲海鷺門之畔則又有鍾六周三輩
橫行海上各噴鯨鯢之波尋而劫奪商舶尋而

大獲番帑尋而拾得美官遂使噉噉亦子但見
爲寇之利而不覩爲寇之害宋元敝習黠盜願
得拜官至比之仕途捷徑而將相亦秘爲奇謀
是何異縛虎而反翼之故曰患莫大招撫

閩地土窄民稠倚海爲藩藉粵東之粟以足食
又日本佛郎機諸夷羅列其邊奸民給片紙於
官揚帆恣其出入時和年豐猶得博餘貲以侈
靡其衣食一遇歲稔家計無所出則嘯聚於鯨
宮之表扼要害而糶糶之利塞閩於是大受其

病矣說者謂閩會適遭劫數心謂皆將吏之咎所以致此有繇然也夫自販夷之令下諸夷知中國之利日本雄據于香山紐夷眈眈於浯嶼而僅倚賴於通夷之李旦顏通事輩說以築城東番互市往來內地得免烽火之警於是有許心素楊祿楊策與夷聲援騷騷海上矣出其剽掠之餘交賄將吏邀招撫而博帶於市巷間肆行不義赫然凜人於是又有鄰芝龍方芝驥等欲援故事求高官矣不如意而流毒於居鎮中

左所當事者暫行權宜許以戴罪立功亦解網以寬待愚民之意也

夫閩左浙右粵昔雖中倭甚慘而倭亦隻帆無還自是倭氛稍息而亡命之徒猶藉以行却商船且以其餘貲要撫以結終局而遺孽餘黨遂次第而倣行矣白刃橫空而朱提滿載不事詩書而烏紗貫頂三年兩招撫疑是海濱之科目盜賊堪揖讓竟爲幕府之門生始以寇盜議招撫終以招撫囹寇盜漳泉之撫議乃定而寧紹

之警報又旁午矣大抵今日寇情百番搜掠總
爲求撫之資百番毒慘總爲嚇我以不得不撫
之勢及巨魁撫矣公物輦於公門餘貲盈于私
橐而脅從之波潤無幾勢又不得不復爲海上
鷗而巨魁者甜言以媚之曰我舟出則汝舟東
無擾我汎地足矣又且張皇上報曰某日賊舟
數十泊某灣某日賊舟數百泊某島某日出征
衝沉賊舟數十溺死數百而冒殺一二以爲首
功實則餘黨橫行莫之能禁惟有令之越省別

圖耳然而囂囂竊發者固未有既也

閩海一帶延袤數千里歲清明前南風盛發倭寇從粵而北縱台溫霜降後北風盛發又從浙而南馳閩廣其南而非也必繇澎湖烏坵非而南也必經臺山礮山礮臺外島也巨浪粘天驚槎迴斗難以寄泊勢必泊我內地故福寧州設烽火寨兵分四哨布沙埕三沙大金等處以防倭寇內犯設臺山礮山二遊兵以爲外援小埕係閩門戶也故置兵分守於濂灣竿塘白犬而

又增設五虎遊兵以藩籬省會焉南日者莆陽
之外區也設南日寨佐平海衛以爲外禦增湄
州遊兵以爲偵探外防而溫陵置浯嶼寨兵分
布崇武永寧料羅與清漳設銅山六鰲兵爲南
海聲援戎幕星列兵艦相望皆所以絕倭寇竊
發防奸民通夷也近又增澎湖浯銅二遊兵以
防潛出勾引創制未始不善而今稍陵夷者奸
民不禁則禁防皆撤貪帥不誅則奸民鼓掌此
情理曉然者蓋緣奸民藉通夷爲奇貨倚左袒

爲逋逃藪視防兵爲僕隸匪惟不能防不敢防也萬有防而發覺之罪革其小者軀命亦未可知矣

閩中兵餉兵器兵船原設既有定額然而餉不依時給散愆期數月留爲關說抽爲庫房糧房常例兵仗火器戰艦派價初未嘗短少迨給發而庫房工房以常例扣減矣委官鑽督而從中侵漁矣故必發糧如期足數交與本將覈給船器價直依派發與本將製造如此則備堅膽壯

將士得奮勇擒獲不至藉口而當事者亦便干責成矣

粵東草寇

粵東濱海多盜劫人殺人擄人勒贖此其常也始則三五爲羣繼則成隊出海今且與閩寇相聚矣其出海者聽官兵征捕其初聚者宜漸出漸捕則責在邑令也大抵邑令留心常詢父老自得盜之姓名一經擒拏卽詢里排保甲之有家而殷實者肯保結否肯結卽放不結卽爲真

盜不必究，賊益粵，賊之賊多，勢力爲把持，不能
究也。而粵民心甚公，甚真，間有疑似，亦肯保結。
其不保者，斷無枉矣。以此嚴行，可散寇黨。若禦
之之方，在鄉村宜建更樓爲之守望，一里一樓，
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各自爲守。二十里則設一
營，營兵五名，俾爲巡邏。其兵食則取之地方，自
然之利，不擾於官，不擾於民。以粵海之利如鴨
埠、漁埠子粒所入，均可養兵，而勢豪占據之者，
一旦清楚，以設兵衛民，民甚樂也。勢甚易也。在

海港則宜點查哨船葢哨兵偷安放閑不守汛地遂致賊無顧忌此皆令宰及巡捕之能事者惟不肯留心已耳有可耻者海寇臨城令不能禦則率百姓釀金賄賊以乞解圍後乃揚言退敵目膺首薦海邦去天萬里封疆一至此哉

處粵東達舍

粵東省城五方雜處民無三日之糧稍一有警閉城半日卽內亂矣最可防者昔年回回達官盡居省城且環居布政司廣州府兩衙門庫藏

之左右向來人力稀少今則繁庶已有數千夷
種性頑縱橫爲非近日浸浸不可測矣粵東之
亂在腹心此不可不防者所可恃者彼生卽有
俸糧稍膩其腹未敢輕動今惟兩廣總督委其
掌管營堡卽令挈家室移居庶幾漸漸分散以
消其未萌也

除海寇

閩寇猖獗塗毒三省噓聚將十萬矣漳泉之兵
皆賊也其民亦皆賊也有力爲之與援內外互

相接濟爲害匪一日矣黨與日繁遞作賊首劫
可巨富又賄有力者以議撫初則賊首袁八老
撫矣繼則楊六楊七輩爲首楊旣撫矣則鄭芝
龍爲首鄭今撫矣而鍾六鍾七又爲首此皆二
夥寇盜彼此相推以愚弄當道者昔嘉靖年間
閩賊林道乾等作亂今日一撫明日一寇流毒
四十餘年後以三省大劊勦之始得寧靖今政
屬此故套若不蚤爲之所則海洋中有彭湖海
壇等島可耕可戰將二千餘里彼若盤據其中

則兵連禍結不可破已如曰浙廣應勦福建應
撫彼揚帆肆劫圍堡攻城一遇官兵卽斂棹抵
岸便爲良民何放縱之太甚也以一人之身在
海卽爲盜在岸卽爲良倏而稱良倏而稱盜朝
爲良民暮爲兇盜令督捕官兵一毫不敢下手
是明開放賊之門民何憚而不爲盜哉今有錢
則撫無錢則勦議勦議撫無一定局築舍道傍
養癰成患海邦之民何時安枕接濟之家藉爲
貨泉產於浙與粵者不幸與之爲儕久矣今宜

力破羣議舉兵大創斯得息肩然亦只用浙兵
粵兵兩相夾攻始克有濟若用閩兵是以賊禦
賊恐終不能行也

海盜

江海之盜大開陣勢絡繹風帆一遇巡船駕小
舫者撤賊首而遠遁揚大舡者向官兵而直衝
官兵之船十常九敗每諱而不言譬如淮陽地
方近海則廟灣海州廖角嘴大河營一路至狼
山近江則劉家河周橋瓜州儀真孟河自西徂

東自南至北其中共有八百無名小巢處處有
真強盜處處有大窩家各打鹽爲生鹽徒不下
十數萬衆一路達福山劉河江陰唐河靖江永
生州太湖等處盡東吳之地通西越之潮從湖
連海此應彼呼江南犯則逃歸江北窩家江北
犯則竄入江南窩主

平日之應募者類利餉利漁利樵牧耳色目以
賞克徒見以賄進而部領之長錢每神於司馬
門是作法於貪也寇至則胥不戒之人操不習

之器以與之遇亦不幸而遇之矣與寇遇不免於死與司寇遇乃得不死掉臂鼠竄唯恐後將與卒一心一轍也法可避法亡矣微獨是也禦寇於海艤艦任之以官造則脆以民造又惜而不肯棄以搏賊也以彼不貲之舟往犁莫必之寇不幸而敗資本誰償是萬難令之而法自泥乃藥彈以不獲功不開銷貧兵苦賠無寧鼓舞避賊孰肯以一砲相加遺耶至於獲賊又苦於解賊又苦於審賊又苦於反爲賊訟而真賊借

口被擄捕兵累身擒獲是誨之不前耳賊橫肆掠金盈餘艦窵至於撫作賊愈久金愈多且可以得爵顯亦何憚不爲盜

絕海防

沿海制置衛所水寨星布棋列而又聯以烟整翼以兵偵以通其梗塞狼息鯨晏而沿海安堵近則異于是多設將以待敵也一彼一此因以巧避敵而法不肅多設偵以料敵也可往可來因以我輸敵而患益滋

今海寇作難浙紹近海之墟三江龜山白洋青山九里等地皆係可犯之所而衛所所管之軍一所止四五十人安得謂之千戶所又安得謂之百戶所而百戶舊額有一百二十人今求一零數而不可得清勾之不可不復也亦一祖制也卽清勾行矣而經年累月父作子及間或有子其民而不允軍其人者縣已鉗削盡作鬼錄浙海有玉環山自台及溫橫亘海中數百餘里地極饒險

國初方國珍竊據稱強誠恐海寇巢穴其中若
寧定之金塘大榭嘉湖之洋澣陳錢皆爲海寇
出沒之所且海寇非自海止也素有山賊結通
海賊自廣而閩而浙之溫處萬山綿亘奸民實
繁有徒乘海之亂而水陸交作則防禦之兵似
亦有限夫亦嚴戒舟師以剽海上已形之寇密
行訪緝豫防陸路未發之奸海上責之將領必
孰知海務乘風破浪隨處撲滅陸路責之縣令
必孰識民情時威時惠隨地安定

先事爲備其在定海乎定海有防然後寧紹安
固寧紹安固而浙西可恃以無恐數年以來倭
氛稍息么磨海寇用是猖獗倘結連黨與招引
匪類而與鹽徒之衆合繇東海而西向與山越
之盜合羶薈蟻附水陸相通而與處州之礦盜
合揚帆直上而與江洋之大盜合矧洪水橫流
凶荒無告之流民又易與爲合凋疲困苦之區
寧堪此數盜合併而螫毒哉謂宜嚴勅福直協
勦杜其合賊之處撫其易與之民繇是用戚將

軍之法禦之於水無使登陸則釜魚奔獸夷滅
不難矣兩浙地斥鹵鹽鹺用饒濱海數百里刻
土瀝煮其利不下於淮但多爲無藉私販霸占
誠嚴禁之官爲招割則鄉民無不樂於從事且
舊有灶戶人丁今爲水没八九卽以招集者補
其名目割爲常業將歲增數十萬金鹽利之在
浙者可興也浙東西地多肥饒除額餉二百四
十六萬外而衛所各有屯糧亦不下十餘萬無
奈豪占侵沒使

祖宗良法美意漸滅殆盡誠清查屯額追奪佔土復還營卒逃亡竄籍者勾攝歸伍且舟山海外若金塘大榭等處既脫數百頃獨不可招集流遺給種開墾乎歲之所入亦不下數十萬斛屯利之在浙者可興也東陽義烏兵稱天下雄嗣後驕矜自恣至犯上亡等甚而凌轢士民汗蠶本管宜漸次汰去地方營伍卽招附近土著充之庶臨難不避居常有馴客兵之弊當汰而土著之利自在也

紀海船

閩地負山阻海歲入不足以供十之二三而沿海之民以海爲生出入波濤慣於勾引海寇竊發卽是本地之人而倭特其借號必海郡有司編立保甲十戶相聯一家必登記其幾人所業何事經商何處出入必查其時一家有事則十家連坐卽出汛之船縣官亦不可不知其數所歷之處必報於官限以時日不得聽其浮游不實以階大亂

春汛則出師於外洋汛畢則移舟於內港潮漲則水盛而舟浮潮退則水淺而難動卽有劇盜行劫於外洋有旁觀坐視徐聽其殺掠而已昔湯信國經畧海上建設水寨今日久事湮削不可考然其意猶可師也誠於沿海烟墩嚴爲瞭望烟墩之下分派戰艦二隻拋泊深水卒有盜至則墩舉一炮而一寨之師禦之若寇盜煩劇則舉數炮而數寨之師禦之擒獲盜賊卽紀官軍之勤惰爲賞賚之資將領不得以自私憲司

不可以窮詰庶乎人心奮勵盜賊潛踪海上安瀾而內地安堵矣

東南舟師

金陵浦口起暨龍江吳松等寨以至三江圖山而東漸入於海福狼對峙實爲外戶自江洋大盜小老將軍作祟邇年以來永生洲丁美舍掘江崇明廟灣鶯遊等處在在焚劫莫可誰何夫兵以捕盜爲事者也今者捕獲一盜申解上司批官審問羈延歲月乃盜黨襁負青跣廣爲布

置捕盜官兵反致坐誣甚則吏胥需索營伍派
費是獲盜者不蒙上賞而反生貽累以故營官
寧爲養癰營兵甘爲縱寇長江鄰海之處幾爲
盜藪行商過客往往苦之上司徒以虛文督責
有司專事掩飾彌縫今閩廣之盜大肆猖獗沿
及浙而昌國失事矣寧台流突矣萬一繇廟灣
鶯遊以達海州循淮河而入長江則根本重地
豈得安枕臥哉愚觀邊軍之馬內有馬價外有
團槽歲時點驗瘠弱者有罰倒斃者有補所以

爲馬政誠重也而東南水寨設立戰艦三年一修五年一造日復一日而五年不修十年不造矣

東南之船政當照西北之馬政並爲設法振刷之凡閩廣浙直江海要害之區額設水營汛地者查其額設戰艦若干隻今存留堪修若干隻破壞應造若干隻悉行補造改小以爲大整瑕以成堅卽以本處府佐如江防海防河廳清軍等官加以船政二字使其董理之

水軍所關者在船力不在人力故大船勝小船
長器勝短器順風勝逆風其制勝有三一用大
船犁小船而用火藥瓶燒之取勝者一用大炮
擊碎其船而取勝者一用火箭燒其篷帆而取
勝者如編隊法在海則宜多置福船用兵九隊
爲一大哨而舵手繚手艇手招手斗上鏢手俱
在其中每一號船用神飛炮四門佛狼機五門
百子炮九門火箭一千枝火瓶三百箇火藥鉛
彈多貯焉在江洋則宜用大號唬船用兵一隊

而舵繚等手在外用佛狼機二門百子炮四門
火瓶五十箇而火藥火箭量帶但船削因地而
更亦不拘於一法如浙台寧則有漁船温州則
有繡鞋船在閩則有南鳥船在廣則有艫船
蓋艫船之稱大者也但賊船之來必乘順風
倘我居下風不便火攻必闔阻其船居上風犁
之大凡船尾之板俱不如船頭牢固倘以我船
頭橫犁其船尾舟未有不沉者也况又有火瓶
大炮拋擊之乎如是將見江海之樓櫓一新而

蕩槳逞遊龍之技，矇矓之旌，旗變色而開頭，捷使馬之能，東南半壁，何憂倭與盜哉。

蘇州海防

遊兵營之所以設，唬船者蓋緣沙船底深，體重正能衝風破浪，鬪賊於海不能追賊於港。唬船壹桅捌槳，輕小便捷，海寇迫於沙船之追，則竄入淺沙，或潛深港，於是設唬船逐淺尾深，所以濟沙船之窮者也。向來海上安者，唬船塵閣地方，遂有借船之舉，嗟嗟本營唬船，仁捌隻歲費。

浙海兵

浙襟江帶海所在虞倭沿海設有衛所其弊民兵每名食十兩八錢皆召募烏合之衆私賄將領告假回家卽平日着伍不滿其半軍兵每名食六兩六錢其人皆世守桑梓惟有力作貿易私販掛一名糧上而把總哨官受其汛規帥憲巡歷不過以迎送爲事名爲出汛實則在家此猶在陸者也至於水兵每船十二三人上有一什長有一舵工又有一捕盜有一船戶每人分

其薪水月規若干及船有損壞彼此推諉而不
知修雖日出洋惟知做魚鯨販海味圖往來取
十倍之利倭從此道來則從彼道而去倭從東
道來則從西道而歸曾不敢以一舟相角逐卽
今象山受困在水旣無可戰之卒在陸又無可
調之兵良可慨也

國朝藩衛四在瀕海而濱海要害半在浙中財
賦士馬甲于天下爲三吳之屏翰閩粵之咽喉
留都之藩障浙堅而天下堅浙瑕而天下瑕係

匪渺已然今之險非復往日而今恃險之心反甚於往日今之備險非復往日之舊而今之守險猶仍昔日之名莫若舉兩浙之形勢而按之羊山許山爲浙西大衝韭山爲浙東此大較也至于倭夷出沒之所必料其途之所繇彼繇北山則經蛇山茶山而攻吳淞崇明者我之所必守也繇東洋則經陳錢馬蹟而攻寧定衢山馬墓者我之所必守也繇羊山則直進而攻海鹽乍浦三關者我之所必守也

閩海募漁

一在募漁民海邊漁民家水國而田滄浪其敢
衝犁賊舶也猶之凌風濤然誠能募之以備前
鋒則一鼓而懼怯皆振不則如芋溪十八堡相
爲守望賊縮而不敢進鄭剛中則謂宜錄瀕海
諸豪以資捍守如是則盜氣奪一在嚴應援閩
之分符彈壓者南北中三路而已寇犯漳則中
路釋擔寇犯福則南路觀望官如傳舍事皆遠
慮何以運臂指之勢而成牙錯之形合令一方

消
有警各遊協擊俾寇自窮於闢入如是則盜窟

紀閩海峴稅

閩廣之患遠虞雞籠淡水而營窟於東番北港
近虞島沙五嶽而肆螫于南麂霜臺金星虎跳
崖門俱寇衝也市舶絕而香山之澳市仍開私
禁嚴而諸番之貿遷難禁市舶與澳夷市而澳
夷薦處爲之居停不逞之徒倚爲外府則閩之
二萬稅金其崇也利其稅不得不與之市停壓

寄泊違抗而不可問矣莫若亟捐此稅勿與市而澳夷可驅也

盜糧

一議嚴糶禁羣寇聚衆島嶼向皆糶米於兩浙并南直出穀通水地方泊大船於海口操小舟入米市躉買零運以實大船所以六七年間兩浙南直米價湧貴雖大有之年當秋成之日米價亦不少減蓋以地之所產有限而海寇之所糶者多也沿海沿江原有巡船向皆買通關津

毫無阻碍今議禁絕盜糶嚴設關防如某商某
船糶米若干往某處販賣本地有司官給與印
單定限即日務要所往去處有司印信批迴見
得某日某商某船載米若干果到某處發賣與
某舖是實有私販糧食併巡役不舉有司不察
者懲以重法沿海各汛防守既嚴又不得搶掠
勢必饑餒因道不能久聚兵法曰焚其輜重絕
其糧道正此意也

海路

舊日虜不近海止以防倭今則奴虜俱切望洋
恢復全賴海運沿海關隘墩架當極力整頓水
路迂迴島口遠近又當亟爲講求

海塘

昔者倭寇犯浙及海鹽鄭端簡公曉問曰賊掘
塘不人曰未也公曰無事嘉興在水底塘潰必
危矣賊不及此又何慮焉繇是觀之嘉興誠在
水底塘潰不止能勿危也又攷之鄉民耆父言
昔塘嘗崩毀尚有淤沙數十里水淺勢衰不甚

衝裂未有如今之橫溢傷頽者也採石之役人多謀而利之又計微發錢糧以至支用之盡每一千兩實用止三分之一耳

登萊紀聞

始也止我兵于青而不得進既也自出兵于登而不待援始也疑遼而用遼既也用遼而殺遼始也因遼而怒登既也爲登而怒遼又以一舟暗渡來旅之人變而爲絡繹遷淹赴關之人彼以利兵壯馬爲行色此以禁烟閉糴爲壺漿彼以豺狼之性游苑囿此以搏沙之勢作藩籬是以至一邑不開門則棄甲遂使六城之敗如席卷七十之潰如雲收倘大兵旣集以一軍自萊

州繇橋白馬鼓行而東抵黃縣以爲正兵以一軍自萊陽繇棲霞掩其南以一軍繇文登卽福掩其東以一軍自三山繇王家臺掩其北以一水軍泊廟島絕其後以一水軍守膠州阻其前賊聞正兵東進必傾登之遼人以堵我我正兵與之對壘而勿輕戰或以北軍之奇襲其左或以南軍之奇襲其右或出廟島之水軍搗登之虛或以福卽之偏師觸登之無備賊窮而南下膠州平渡互爲犄角而以萊卽之兵蹙之于

險賊窮而北渡廟島之水軍突出于海而以大
砲擊之中流况廟島卽登萊過海之門戶登之
遼人與始爲亂之遼人猶有限也海外之遼人
無限也登之遼人猶有妻子也治亂之遼人已
爲飽虜也海外之遼人窮而悍與虜同性勾聯
入登其勢愈張難破矣故欲以海防四營之零
船零卒絕之于廟島非但堵截北渡之遼人也
今之登船悉化爲賊艦南而天津淮揚西而覺
華山海能識其舟爲賊舟必其不一犯乎若夫

島兵須餉日急此時餉島孰分其順逆順者須
 餉逆者奪餉佯順而陰逆者又藉口無餉望海
 運截海運藉海運之不通而聯遼勾虜縱橫無
 不如意使我之零船水卒如萍如梗廟島之水
 軍可不備乎至于島上之遼人各州府縣之遼
 人舊營食糧之遼人標下官丁之遼人自登逃
 難之遼人無有窮數能無安戢而分別之乎今
 廟島砣磯皇城三島從來要害俱置而不守大
 開海道不勾虜來天下必無之事也嗟乎遼人

有三等有南四衛之遼人有北四衛之遼人今
之賊北四衛之遼人也性與虜同而更識中國
之虛實南人畏虜而不畏賊故從之者衆虜有
巢穴思歸而賊無巢穴無所歸徹我之情形而
無所忌憚固與虜異無巢穴之歸而必死以甘
心于我寔與虜不同虜猶殺我叛人金帛婦女
捆載而去未恣我叛人也而賊則恣脇從者之
取之是賊之奸肆而得我叛人之心又更甚于
虜矣

奴不能舍馬從舟但奴性多疑彼之視島兵如
肘腋之癬疥牽制兩不下故島帥因請開南岸
通商貨朝鮮爲利島者遼人之退步也自三韓
淪沒遼人進關百萬餘輜重十倍之遼俗不耐
饑渴流離傷心所在有爭爭則人欺其孤且利
其有不曰養患可虞則曰通夷有據株連吹求
因一人而斃數十命一事而疑千百人十年來
摧折殆盡富者罹法貧者投奴但知開幕府以
接回鄉之遼人而不知其渡中國苦驅之遼人

以入奴也故曰遼人之退步斯開南岸之害也
苟撤登撫運糧北岍設餉司於覺華島則譏察
嚴而紀綱一立偏裨於東江聽遼帥節制責其
間諜偵探招徠降衆使遼人棄奴降我有路而
無繇從島入奴則奴亦不敢遣奸宄直入中原
山海丸泥可無輕失其險矣登卒因地方激亂
島合之衆遂成騎虎利在速爲渙解但恐大凌
河之役奴意在登萊詎流寇也乎哉

登寇猖獗修船料餉分兵四出倘越膠州而直

入雲梯關以犯淮安則咽喉梗再越東海廟灣
鹽城而直犯長江以窺留都則根本播再越
長江直入劉河李家洪擾我蘇松四郡則東南
之半壁動莫先於固守長江口竊按形勢狼山
總鎮當勵兵守蓼角嘴以守江口之北吳淞總
鎮當檄駐福山以守江口之南吳淞遊兵奇兵
與崇明之兵板劉河遊擊督之守三片等沙以
防江口之東若江北周家橋及掘港二總江南
之羊舍靖江諸師檄永生洲叅將督之駐守褚

家沙青草等沙以扼江口之中四面合擊江口
可保無虞亦不致流突四郡矣惟遊兵一總汛
守羊山遠在千里之外聲息未能相聞當抽一
哨遠探外洋而全師宜留之以防叵測可也太
湖素爲逋逃藪天罡混漁舟出沒至於三哨之
兵當合爲三處東哨合於東山訓練西哨合於
西山訓練南哨合於胥口訓練不特可以弭兩
山之奸宄亦可以合力把守 留都之間道

紀登萊

登萊一師原爲與金州相望而偏恐奴襲渡濰之故智故設此以防然必欲藉此以克奴則金復海蓋之城垣盡爲奴所傾覆金復海蓋之廬舍盡爲奴所燒燬我欲屯兵則兵無所棲我欲聚糧則糧無所頓將從何處著脚而敢與奴搏戰乎此旅順進兵乃必不得之數也夫登萊與山海相近尚不可恃如此而況皮島之師欲應關門則有獐子島石城島廣鹿島平島雙島越

五千餘里而遙豈能飛渡而至乎故設兵之初
原爲皮島與鎮江相近可以搗奴巢穴故每歲
傾 朝廷數十萬金錢養兵而不惜正爲可以
掣其尾而使不敢窺關耳今奴業欲渡河而窺
廣寧又與插齒相結而窺宣大則奴已稔知皮
島之師乃束草爲人以驚瓦雀者耳余又思之
登萊卽不可以入虜而虜必不能忘登萊何也
彼在海中則三方之說我爲虛著彼爲實著先
據爲先著彼要著先著決不肯著后著一斷登

萊必窺宣大不待智者方知也奴謂我無人乎哉

紀造戰艦法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使琉球二使奉命至福建造船啓行已具奏上聞矣然使舟名雖新造而造舟官吏苟且侵剋實不可行二使不知也臨行同年祖餞告之然期已迫至中流舟破幾不救幸天妃示現得上葉壁山以達其境萬曆初命給事中蕭崇業往蕭稔知前弊疏請各官吏役匠等一二同舟往死生共之往返安流半月成命詳載使琉球志中後夏黃

門子陽亦如之今欲造戰艦亦當倣其遺意

紀戰海

吳江之戰任環以周珣之令遂能轉敗爲勝金山之劔我兵遲回太甚方議會勦賊卽出吾不意殊死以戰在賊爲先則制人在我犯爲人所制之戒麥田伏發我哨全疎在賊爲多方誤之在我犯先爲不可勝之戒漳兵不戰而却狼兵戰而失利在我主客不協以勞待逸在賊奇正互用變容爲主 上將總督張經叅將湯克寬扭解赴京副總兵俞大猷奪職

狼兵少劬皆因主客扞格俞大猷兼統狼兵失策之甚湖廣土兵亦漫無紀合以總兵沈希儀領廣兵岑大祿等副總兵何卿領湖兵彭蓋臣等與巡撫會同付事仍聽總督節制不拘浙直責令二臣互相應援陸戰悉付之副總兵俞大猷專管水戰

如樂陵小縣知縣許達一加整飭勁兵雲集流賊瓦解何嘗遠募客兵

柘林巢穴賊既盡數奔突而出亦要設法先行

占據令其退無所歸

常熟知縣王鈇鄉宦參政錢泮追倭賊至於上塘港口被殺鈇贈太僕少卿泮贈光祿卿廕一子

瓦氏之兵寸長亦錄鍾富之死一夫不棄

太倉知州熊祿等升蘇州同知擒斬一百三十餘名

顥嘉定知縣楊旦賞廿兩擒斬一百五十名顥皆

參政任環廕千戶副統率訓作所致

不鏖戰於海上而邀擊於海口與北虜守大邊

不守次邊同

出洋之制盡善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
室欲分乍浦之船以守海上羊山蘇松之船以
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衛

浙直共此大海當總作一家計處必須共守障
錢諸島分守馬蹟等三道

見造有福清等船調取有廣東新會橫江船東
莞大島尾船又有寧紹台溫捕魚海船及下八
山捕魚等船又有蘇松捕魚沙船

海裏獲功倭首一顆爲首者准陞二級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級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岨卽論功

倭數不多自紹興潰圍而出中經徽寧太平突至南京不下三千餘里今奔入溧水

狼山巨捷一矢不遺日照連奴片帆未返巡撫鄭曉功爲最

一戰周浦再追川沙鏖三邀於寶山海中止知欲速之成全無臨事之懼致使川兵旋敗

所調狼土等兵十倍倭奴近浙江揚州之變多
係土人何其勇私聞怯公戰哉在處置之得宜
耳

無賴之徒巧立報效贊畫名色平時坐糜公廩
有事爭自首功

江南水兵原係無籍一旦裁革無所資藉因流
劫江湖之間

紀禦侮

任兵憲禦倭內外裳服皆用本道關防印記江
陰錢令尹以縣印印記肢體手足皆遍故能身
先士卒衆皆感泣效死倭奴稱兵憲爲任拚命
見卽遠遁